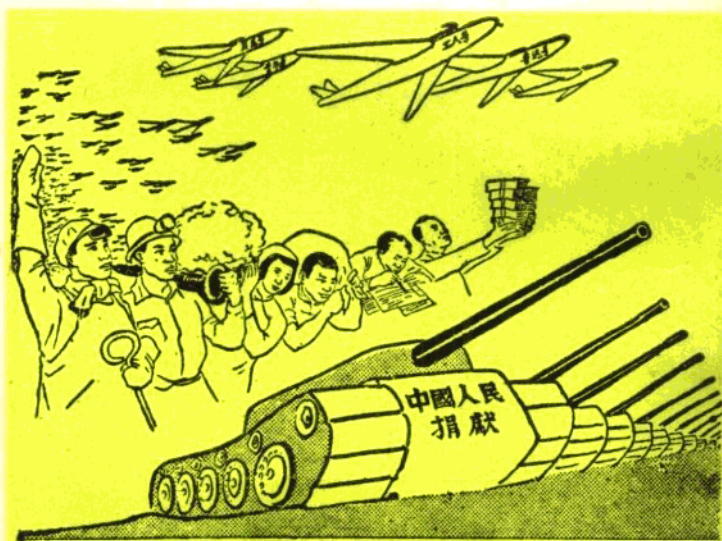


五廠文藝習作叢書

為祖國

鮑昌創作



艾中信畫

上海晨光出版公司

五廠文藝習作叢書

阿英主編

21

晨光出版公司

敬贈

一九五七年七月廿五日初版

1—5000

本書有著作權

每冊售價員幣四元九角

目次

爲了祖國.....	一
難逃法網.....	一五
除夕之夜.....	三一
★	
還是時候了.....	四七
血染的友情.....	六三

爲了祖國（獨幕劇）

人物 藍大娘：五十餘歲，家庭勞動婦女（簡稱娘）

藍蘭：二十歲左右，被服女工（簡稱蘭）

凱如：二十三歲，被服工人，藍蘭的愛人（簡稱凱）

老婆婆：藍大娘的鄰居（簡稱婆）

佈景 一間房子。零碎傢俱。一個紡車，一堆羊毛。藍大娘坐在床前紡毛。

幕啓時 燈光逐漸明亮。

【門外的孩子們唱着「嘿啦啦啦啦嘿啦啦……」以及歡笑聲，打鬧聲。

蘭（跳着唱着跑進來）「天空出彩霞呀！地上開紅花呀！……中朝人民……」（一下跳在娘的

跟前）娘！

娘 喲！你不把你娘嚇死！淘氣精！

蘭 那我高興呀！我心裏喜歡呀！

娘 光學會這一套了。飯都涼了。

蘭 飯涼了，我不吃。我吃過了。（拿出一包）娘！您看這是什麼？您看呀！（娘想伸手去拿，

蘭又藏起來）這是「超額生產獎金」。

娘 什麼？長薪了。

蘭 獎金。您真是……我不是在被服廠裏領導了一個小組嗎？過去，每天只能縫一百八十套襯衣

褲。現在呢？二百四十套了。

娘 二百四十套？

蘭 是呵！二百四十套，就是這樣。娘！我沒告訴您，我們提高生產有一個多月嘍！

娘 發了獎金啦？

蘭 發了。（喜悅地）娘！我告訴您：我們廠子裏最近展開了愛國主義生產模範的競賽，熱鬧着

哪！我們那個小組訂了個愛國公約，爭取向李兆珍看齊。姐姐妹妹的心氣，看起來就是像擰在一股勁裏。反正不能落後於別人嘍！將來到北戴河，到秦皇島去修養，到北京去看毛主席……多美呀！

娘 哼！看把你能的——

蘭 廠長給我們做了報告，還開了個晚會，又演話劇，又跳舞……（她立起來跳了兩下）「Si

i i 7 6 5 .] [5 2 2 2 3 2 i]

娘 噯——怎麼在房子裏就活蹦亂跳的！

蘭 [5 2 2 2 3 2 i] 娘——這是蘇聯舞……（蹲下）不跳了，娘——我要跟您說件正格的事
情。

娘 什麼事情？

蘭 您忘了七月一號了嗎？

娘 七月初一——我忘不了，那不是你的大喜日子嗎？你不是和凱如在那天結婚嗎？

蘭 （羞澀地）您真是——我是說陽曆七月初一。

娘 陽曆？怎麼又改日子啦？我算算——喲！敢情你又往前提嚟！

蘭 （阻止地）噯——不是，娘——七月一號，陽曆七月一號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十週年生日。我想
在七月一號以前——

娘 你想在七月一號以前幹什麼哪？

蘭 努力生產，爭取模範。我要用更多的生產成績獻給黨的生日。另外，我那個改進作業法的合
理化建議，廠子裏已經接受了，廠子裏要發給我一批獎金的，加上超額生產獎金，加上工資

……再加上咱們過去攢起來的錢，就該有一百多萬了，是不是呀？娘！

娘 唔——

蘭 (猶豫了一會) 娘！我想，我想從這一百多萬裏，先提出三十萬元來。

娘 (吃驚) 怎麼？提出三十萬塊錢來？幹什麼用呵？(一頓) 那可都是些「體己」錢呵！一點一滴省下來的，專門等你結婚的時候挑貴的，可不能胡花亂用的。

蘭 (有些遲疑) 娘！我不去胡花亂用，我是想——

娘 什麼呀？

蘭 我是想——我是想咱們的好日子來得可也不容易。自打解放後到了現在，這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了——

娘 是呵！誰說這好日子來的容易呵？那還不是沙鍋裏下湯藥——熬出來的。就拿我這個紡毛車來說吧！(她搖了幾下紡車) 在舊社會裏，你紡吧！紡吧！紡一斤毛，能賺幾個蛋錢？可一天又能紡幾斤毛線呵？餓的皮鬆骨頭瘦的。那時候，住在「義堂」，連個豆油燈都買不起，你忘啦？一天紡個五斤六斤的就累個半死。到了現在，連眼睛都紡花了。(摸了摸自己的眼鏡) 我這個「老來花」，純粹是紡出來的。

蘭 (埋怨地) 那您還要紡毛？我不是早對您說過：您老了，年紀大了，也該休息休息了。

娘 喝！你這個小毛孩子！這翅膀才硬了幾天？像個大人了。哼！還不是我一把屎，一把尿把你

拉拔起來的。（回憶）你自打九歲上死了爹，就靠着這架紡車，把你養活到今天。這才幾天呀？都忘啦？（她又紡起來）

蘭 我怎麼能忘了呢？

娘（教訓地）別忘了！我活了五十多，紡了三十多年毛線。一天到晚呼呀呼呀地，吱扭吱扭地。記住！沒有紡車也沒有你，知道沒有？

蘭（也有點不服）哼！您總是這麼倔強！

娘 我倔強！我這是勞動生產，這是光榮。我紡了半輩子了，我還要紡，到什麼時候也要紡，一直到我閉上了眼，入了土算完事。

蘭 您看！您又說的氣話。

娘 這是實話。你再也別忘了紡毛車，再也別忘了你的老娘，再別忘了娘這份苦心。娘可就有你一個孩子。

蘭 娘！我也知道您勞累了半輩子，沒過過什麼好日子，現在解放了該享享福了……

娘 享福？我沒想過自己享什麼福，還不都是爲你呀！（稍頓）反正我不能讓你拿錢出去亂花去！（她生氣地坐到床上）

蘭 您看！您何必着急呀？！

娘 我不是着急，我是生氣，你現在越來越不聽話了。

蘭 我幾時沒有聽您的話呀？

娘 就在這件事情上，你就不聽我的話。

蘭 哼！我就知道您在這件事情上總要糾纏不清的，您怎麼這麼想不開？！

娘 想不開？！到底是誰想不開？到底是誰腦筋落後？

蘭 您不要只看到眼前，只看到自己。現在，全國那一個地方都在抗美援朝。咱們的人民志願軍在朝鮮前綫和美國鬼子打仗，出生入死的。有時候連頓熱吃熱喝都供不上，吃的是糟乾糧，喝的是雪水，他們圖的是什麼呀？

娘 喝！你也會講一套大道理呵！

蘭 人民志願軍在前方打仗的那份艱苦，您不是不知道。比起咱們來，那咱們可慚愧多了。咱們有飯吃，有工做，有衣穿，有房住。人民政府把咱們的問題實打實的都解決了，把咱們的生活樣樣的都提高了。就拿你紡毛錢來說，過去每天紡五六斤，賣都賣不出去。現在您一天紡八九斤，多紡一斤就多給您一千多塊錢工錢，誰敢再欺侮您呵？誰敢再壓迫您呵？您每天裏紡紡毛錢，做做飯，住在這房子裏太太平平的，平平安安的。美國兵打不到咱們中國來，他就連飛機也不敢到咱頭上瞭一瞭。您說，這都是誰給您帶來的？是不是志願軍給您帶來

的？

娘 我從來也沒有說過一個不是呀？

蘭 那您就別再死心眼了，您就應當往開裏想一想。咱們的志願軍在朝鮮打勝仗，是靠咱全國老百姓一個勁的支援。咱們要叫這個戰爭打的更好，結束的更早，就必須拿出更大的力量。您說是不是？

娘 是呀！

蘭 所以——所以我想拿出這三十萬塊錢來捐獻給前方，買飛機、買大炮……

娘 什麼？買飛機？買大炮？你想把錢給前方？

蘭 是呵！

娘 這是真的？

蘭 那誰還能騙您呵？

娘 敢情是這麼一樁子事，你這個丫頭，爲什麼不痛痛快快地說出來，繞了這麼大的彎。

蘭 我怕您想不開，怕您總是糾纏着給我買嫁粧什麼的——膩歪極了。所以（笑了）我就想先說服說服您。

娘 那你什麼時候捐哪？

蘭（把那個紙包遞給娘）您看——

娘（看了一下）哦！這是個空紙包，這錢哪去了？

蘭 這錢，我早就捐了。今天中午，我們廠子裏開了一個會，會上宣佈了總工會的號召，我就把今天剛領到的超額生產獎金十萬元，都捐了。

娘（笑了）喝！你這是老包公坐鎮開封府——先斬後奏呀！

蘭 娘！您有什麼意見沒有？

娘 我當然是同意啦！

蘭 那您自己呢！

娘 說我嗎？來！你看看！（從床被下翻出一張紙）這是我的愛國公約，今天早上託隔壁李掌櫃寫的。你不是認識字嗎？你唸唸！

蘭（唸）「藍大娘愛國公約，第一條：保證每天紡十斤毛絨，比以前增加生產二斤。第二條：保證每天拿出一斤紡毛工錢來，捐獻飛機大炮。第三條：保證說服藍蘭，省吃儉用……」

蘭！您還要說服我呢？

娘 你看怎麼樣？

蘭 真的！娘！這是你自己訂的公約嗎？

娘 管它公約不公約的，反正是我自己訂出來的。

蘭 那您也捐了錢了嗎？

娘 捐啦！今天早上我就捐了。咱們這個派出所裏開了個大會，所長報告了一大段。開了會以後，我就頭一個跑到宣傳組裏捐了五萬塊錢。

蘭 您哪來的五萬塊錢？

娘 小丫頭！你別急！咱們積下的那筆錢我這一個子兒也沒動呢？這五萬塊錢是我偷偷從紡毛錢裏節省下來的。原來也打算在你結婚時候，給你買個衣料什麼的。後來一想，真是不對頭，到底是飛機大炮需要呢？還是結婚衣料需要呢？我一想：穿不上一件漂亮衣裳你也不是活不了，就捐了吧！再說……唉！孩子！你說是不是？

蘭 是呀！我沒想到您能這麼開通。

娘 我還想從咱們積下來的這筆錢裏再拿出一些來。後來一想：這事兒得首先動員動員你和凱如。

蘭 喲！您還想動員我哪？我正要動員您哪！咱們誰也別動員誰了。（門外有人喊：「藍蘭」）依我看——（又喊一聲：「藍蘭，娘在家嗎？」）噯——來啦

「蘭跑到門口，正遇上凱如上，凱如穿着藍色的工人服。」

娘 噫！是凱如來啦。吃過飯了嗎？

凱 吃過了。

娘 我可是給你們蒸了豆沙包了！

凱 豆沙包？那我吃一點。（娘去端飯）

衛 你怎麼這時候才來！

凱 開了一個小組會。

蘭 什麼會？

凱 愛國生產，愛國捐獻唄！

蘭 （勝利地笑了一下）哼！

凱 （有點不自然）你不用笑我，不用驕傲。我今天開完了大會以後，就有點彆扭的慌。

蘭 你彆扭什麼呀？

凱 當然要彆扭了。你這月得了「超額生產獎金」，可我呢？不小心，縫針扎破了手，就誤了交活。沒有完成任務不說，你在大會上這麼一捐一獻，我這心裏就嘖嘖嘖直跳。哼！你不用得了便宜就賣乖，你這月裏比我強，下月我一定要比你強。

蘭 那我也不能讓你賽過我。

凱 一定賽得過，我們來比賽比賽吧！

蘭 比賽就比賽。

凱 好！你看吧：在七月一號以前——

娘 （端着飯上）喲！又是什麼七月一號？趕快來吃飯吧！豈沙包，我給你們放了好多的糖！

凱 （嚐了一口）不賴，真香！

娘 香吧！我還給你們放上些桂花呢！

蘭 娘！還有棗泥，是不是？

娘 是呀！本來打算給你們包上點粽子。包上點紅棗，後來一想，這不是過了端陽節了嗎？也就

算了。天真熱。眼看就入伏了。可是呀——凱如！剛才你說的什麼七月一號？

凱 我是說，在七月一號以前——

娘 做什麼呀？

凱 在七一以前和藍蘭挑戰，在生產上賽一賽。

娘 噢！又是這麼回事，我又當是你們談論在七月一號結婚買嫁粧的事情呢！

蘭 誰像您的腦筋落後，淨尋思這些事情！

凱 （嚴肅地）娘！提起了什麼結婚買嫁粧，我倒是這樣想：咱們應當儘量節儉一下好。

娘 誰不是這樣想呵！(有點生氣地)我告訴你們：你們倆別以為我的腦筋舊，其實我早想開了：現在是新社會，新事新辦嘛！積下那些錢買個衣料，請個客，過個體的，頂嘛用？要把他捐給前方買飛機、買大炮，那該多實惠？多好？你說是不是呀？凱如！

凱 我早就想跟您提這件事呢！

蘭 (欣喜地)那敢是好了。娘！現在咱們三人都通過了。

娘 (笑了)就是……就是……(門外有個翼東口音的老婆婆喊：「藍大娘呵！」)唉——誰呀？

「老婆婆上。」

婆 藍大娘！你還不開會去呢？

娘 什麼會呀？

婆 愛國公約唄！

娘 好，你等等我擦下這個就來。(收拾傢俱)

婆 藍蘭！你看這是什麼？

蘭 (拿來一看)嗟！一個金項圈。您拿出這個幹什麼？

婆 捐獻飛機和大炮呀！

蘭 您是個軍屬，您怎麼也要捐呢？

婆 你看你這話說的，軍屬就不能捐啦？哼！我越想起我那個在朝鮮打仗的福生子，就越想多捐些飛機大炮，叫他多多地打幾個漂亮仗。

娘 （擦完手走來）他福生子的娘呵！你光是找我開會，可你那愛國公約訂了沒有？

婆 我早訂了，你呢？

娘 我嗎！我早就和俺們藍蘭商量好了：訂愛國公約……加緊生產，捐獻飛機大炮……噫！俺們

藍蘭和凱如在被服廠裏要爭取什麼……什麼「超額生產獎金」，我呢！我有這個紡車，（把紡車抱起來）我一天紡它十幾斤毛絨，一個月就能省下幾萬塊錢，捐給前方就是幾粒子彈。我每月捐上一些，細水長流，不打敗美國鬼子不算甘休……

婆 您可真是——

娘 藍蘭！這不是凱如也在這兒，咱們把那些結婚用的「體己」錢也捐了吧！你們看怎麼樣？

蘭凱 「當然同意嘍——」「咱們不是早就說好了！」

娘 好！走吧！開會去！

婆 您可真是積極，又積極，又熱心……

娘 喝！還有什麼？這……這是怎麼說的？……這……這只不過是爲了祖國呀！嘻嘻……

【大家也一致笑了：是呵！爲了祖國呵！】